

## 紅牆遇上黃葉



### 市井萬象

眼下，北京故宮博物院秋色正濃，金瓦紅牆遇上銀杏黃葉，別有一番風味。

新華社



## 賣汽水的咖啡館

實事求是地講，我對咖啡豆的了解程度甚至沒資格來寫一篇評論柏林咖啡館的文章，不過站在一位咖啡館愛好者的角度來走訪柏林街角巷口的咖啡小店，還是別有一番趣味。

這個話題其實是緣於和國內兩位好友的閒聊。她倆在重慶各自開了一家咖啡館，聊到選咖啡豆，我驚奇地發現她們的咖啡豆袋上一排紅色的英文大字寫着「烘焙於柏林」。幾千里外，好友咖啡館裏的咖啡散發出柏林烘焙的味道，真是很奇妙的一種感覺。於是，我按照咖啡豆包裝上的名字，走訪了這個最著名的品牌咖啡館。

我按照名字搜索了地址，啊哈！這不就是我經常買汽水的咖啡館麼。多次來過這家名揚千里之外的咖啡館，我竟然從來沒有買過咖啡，每次買的都是汽水。事實上，我每次都是因為路過時被濃郁的咖啡香味吸引進到店裏，然而沒買咖啡的主觀原因是每次都是下午，我擔心喝了咖啡影響睡眠。

原生形態的木架子上擺着一排各式花色的汽水瓶，按照口味和顏色各自有着不同的名字。跟其他地方不同的是，這裏不是你點一瓶汽水店員直接打開遞給你你就完了。你收到的會是一杯精心調配的汽水和



某一種或者兩種自帶香氣的植物葉子或者乾花調配的「雞尾汽水」。冰塊把汽水的顏色顯得更為通透，再加上水果或者葉子乾花的襯托，真是讓人有點捨不得喝。



### 柏林漫言

余逾

後來我認真觀察了一下，來這裏喝完咖啡又再點上一杯汽水的不是少數，而點好汽水忍不住先拍照的，是絕大多數。第一次見到咖啡館裏，汽水賣得跟咖啡一樣火爆。

聽了朋友的介紹，這是我第一次在這裏點咖啡，那就來一杯招牌意式濃縮吧。比起這家花哨高調的汽水，他們的咖啡簡直是極致低調內斂的存在。從不鏽鋼咖啡台，到整整齊齊一排毫無裝飾的專業烘焙咖啡豆儲藏罐，以及標誌若隱若現的牛皮紙咖啡杯，和輕描淡寫隨手的拉花，手裏拿着的咖啡讓你關注只有一個重點，就是香味。那種濃郁得讓人陶醉的咖啡香，讓人深深吸一口氣的同時會不由自主地眯上雙眼，甚至捨不得加一丁點兒牛奶或者糖，生怕它們奪去了這咖啡最原始的味道。

在幾乎沒有修飾過的大樹木桌子面前坐下，安安靜靜地品嚐一杯層次感分明餘韻持久的意式濃縮，真是味覺和嗅覺的頂級享受啊。

我現在明白了，那次美國的好友來柏林拜訪，走在街頭一個一個數柏林的咖啡館，一邊深深吸氣聞着咖啡香，一邊感嘆說：「為了這麼多極品咖啡店，我真想搬來柏林！」「是麼？下次我帶你去咖啡店喝汽水！」

◀ 整整齊齊的烘焙咖啡豆罐子。 作者供图

## 飛鶴啊，你就是生命麼？

杜澤

他們奔走着回家，帶着期望地。我在昏燈下，奔赴着孤獨，然後是死亡。多麼獨特的一個我啊！

我忍不住，又走上了這條大街。在這個循環的日夜裏，重複着。

河畔邊上的人，好像是那幾年的我，他們坐着，望着，那遙遠的地方，不知是何處，不知是何物。那些時候的我，究竟都在看着什麼？盼着什麼？

想到這裏，我的身體，突地，有了一種體溫，與外面世界不相似的溫度。我感到炙熱，我炙熱的，是我的那些，過去了的生命嗎？還是說，熱情只是屬於沿路虛有出的光明，是一些暗暗的路光？

我不曉得。那些坐着望着的我也是，似乎，一切所思所想所看都還沒匯聚成一個答案。至今仍是。

風，迎面吹，吹着我，我倍感溫暖，開始冒汗。我是焦慮着什麼嗎？還是期待着什麼？我又犯了這個毛病……

走着，走着，我又到了這裏。曾經如獲至寶的，人間失格的《小丑之花》，我太熟悉這裏了。我太熟悉這個地方了，這裏的一切一切。

我停在了十八歲那年，坐過的長椅後面，呆望着它。它永遠不知道後面站立着一個人，只知道誰坐下過，並留下他的餘溫。十八歲那年的我，沒有發現後面的，這個不再捨得你孤單的我，又回到這裏。

## 快樂杯麵



### 人生在線

木田

我算是個「健康主義者」。這個詞是我杜撰的，主要想表達我對自己的健康稱得上在意，平日會對是否規律運動和是否吃得健康花些時間。

杯麵在我眼中是徹頭徹尾的 Junk food，但世間萬物似乎有個心照不宣的規則，越是對健康無益的，越使人快樂，也越考驗人的意志力。在杯麵面前，絕大多數的時間我意志力堅定，就算走到茶餐廳，同伴都叫了餐蛋麵，我依然能在百轉千回之後抵抗住誘惑。瞧，我就是這麼一個「健康主義者」。但若討論起杯麵到底對健康有哪些不好，我也只能說出「那，鹽分還是高了些吧」這麼一個理由。

前些日子，跟一個同是「健康主義者」的好友閒談時，他突然輕描淡寫地分

享了他的午餐，「我中午吃了杯麵」，說着打開中午拍的照片給我，「喏，你看，簡直太好吃了，我把湯都給喝光了」。以前聽過一個沒去求證過的科學理論，說是若你想吃什麼，一定是你肚子裏的「細菌嘴巴」饞了。我肚子裏的細菌除了有嘴巴，一定還長了耳朵，聽到這樣的分享和描述頓時不安分起來，再多的「百轉千回」已經無法阻擋想吃的慾望，當意志力想為一件事開個後門時總有能說服自己的理由。從「想吃」到「吃完」我大概只用了十分鐘的時間，我的結論和好友一致，「簡直太好吃了，湯都喝光光」，在快樂面前，「鹽分超標」顯得更面黃肌瘦的「精緻主義者」。

在跟「吃與不吃」的搏鬥中，我只看到了我以為的不健康食品，卻忘了一些我看不到的內在消耗，這些內在消耗是否比我認為的「不健康食品」對身體造成更大的負擔呢？或者是否我長久以來認為的

「真理」一定正確呢？這恐怕是向外找不到答案的問題，跟人生很多問題相似，只能獨自去探索和安放。

昨日去游泳，更衣室中有兩個穿着泳衣、戴着泳帽，泳鏡還在脖子上掛着的小姑娘，兩個人湊在一起分着一杯泡麵，原來是游到中途上岸補充體力的。兩人風捲殘雲似的吃完杯麵，又一人一口把湯喝光，從我身邊走過時還感嘆道，「真好喝啊」。我似找到了盟友，心中高興，特別想追出去告訴她們，「這種快樂我也懂啊」。

## 重返舞台



### 維港看雲

郭一鳴

「打風都打唔甩」，用這句話來形容為期三天、剛剛閉幕的「國際金融領袖投資峰會」很恰當。開幕前一日，天文台預告熱帶氣旋「尼格」逼近本港，可能會掛八號風球，但金管局強調，金融峰會將如期舉行。周三（十一月二日）上午，三號風球高掛，來自本地和海外二百多名金融界領袖雲集中環四季酒店，出席峰會開幕式和論壇，下午一點四十分，天文台改掛八號風球。老天爺都幫香港，格外開恩給了寶貴的半天時間。

港台直播峰會開幕式和論壇，見到多名在國際金融界叱咤風雲的重量級人物重臨香江，在台上侃侃而談，縱論全球金融大勢，對香港和中國內地經濟前景信心滿滿，另一邊廂，恒生指數報升三百七十點，連同前一個交易日，港股兩日總共上升逾一千點，勢頭為近期少見。行政長官李家超致辭時稱，香港最壞的情況已經過去，過往香港賴以成功、吸引國際投資者的各個因素依然不變，包括自由、法治、簡單低稅制等等，特別是「一國兩制」和背靠祖國、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，他呼籲國際資本把握機遇投資香港，形容今次盛會為香港「重返舞台」（on the stage）峰會。翌日，峰會移師港交所繼續舉行，並由金管局總裁余偉文宣布閉幕。

香港防疫將近三年時間，對於以每小時每分鐘來計算投資回報的金融界來說，是一個「漫長歲月」。對於香港這個國際金融中心，則是一個前所未有的「艱難歲月」。今次峰會，是宣告香港回歸「正常歲月」。金管局總裁余偉文稱「香港回來了」（Hong Kong is back），興奮之情溢於言表，財經事務和庫務局局長許正宇則形容香港「開門營業」（open for business），在商言商，非常貼地。而



◀ 香港維港兩岸。

新華社

李家超稱香港「重返舞台」的講法，顯得更更有分量。連在中東外訪染疫的財政司司長陳茂波，剛剛快測轉陰，便急不可待趕返香港出席峰會接待客人，雖然鏡頭前難掩倦容，但致辭中氣十足、信心十足。

這一陣子，坊間經常談論新加坡搶香港的生意、搶香港的人才，金融界對此深有體會，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也首次被新加坡擠出三甲。因此，這次國際金融峰會，可以視作是香港奮起捍衛國際金融中心「紐倫港」地位的啟程禮。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，香港在國際金融舞台的地位得來絕非倖倖，重返舞台的決心和實力毋庸置疑。不少出席峰會的金融界領袖表達對香港充滿信心，或多或少有給主人家面子的成分，最重要是香港必須有實際行動，困難不容低估。

香港重返舞台，但台上台下已非三年前的舊模樣，香港不僅要面對新加坡以及其對手的競爭，更要面對新的國際地緣政治環境，要提防有人「拆台」。這次峰會前夕，有美國媒體和國會議員就公開向華爾街施壓，企圖阻撓美國金融界巨頭來港出席峰會。另一個例子是，較早前一艘俄羅斯豪華遊艇停泊香港，本來是正常不過的事情，香港是自

由港，任何國家船隻合法及依照程序，都可以停泊香港，但美國因與俄羅斯互相敵視，便對此事橫加指責和施壓，一副霸道嘴臉。美國以本國法律代替國際準則，天下人早已見怪不怪。華府近期頻頻打牌出招，千方百計圍堵和遏制中國，香港重返國際金融中心，未來要拓展國際融資對象、開拓金融新領域，可以預料，美國一定不會讓香港順順當當「重返舞台」。

香港重返舞台，但世界已經回不到疫情前的世界，「沈園非復舊池臺」。俄烏衝突不僅改變全球地緣政治格局，也衝擊全球金融、經濟格局，特別是能源供應和糧食供應發生重大改變，造成嚴重影響，而美國近期出多項針對中國進行高科技封鎖的「卡脖子」法案，對全球供應鏈造成嚴重衝擊。香港最重要的角色是要在中國內地連結世界方面發揮獨特作用，將會面對更大風險，操作難度更大，因此必須審時度勢，老調不能重彈，舞姿也要改變，通俗講一句就是要與時俱進。

峰會落幕，「尼格」也遠離香港，一縷陽光穿透厚厚的雲層，照射維港兩岸，希望周末天公作美，可以讓市民和海外客人盡情享受國際七人機球賽的樂趣。

我沒有停留，我停留得夠久了。於是加快了腳步，繼續走，走啊走着。你就飛來了，立在了欄杆上。我不熟悉你，你也不熟悉我。

我就這樣看着你，悄悄的，偷偷的，為了不被你發現，為了不驚動你，我那小小的心意，掖着。

我小心翼翼地，過於緊繃，以至於我不能自己地，慢慢地靠近你，是主動、是被動。我生命中一直要找的那個，一直在找的那個，就是突然出現的，這個不知名的你吧？

我的心思，你沒有回應，只是靜靜地站在欄杆上，望着一個地方。那是你的遙遠嗎？你也是那些站着的，立着的，望着的我嗎？

我看不出來。我看不出此刻的我，看不出過去的我，所以也看不出你來。一個靜靜的你，我偷偷地靠近。直至一處，輪廓立體的你，在我的面前，清晰的，分明的，鮮活的。細看，看你的臉，看你的眼睛，看你眼睛的世界，我看不出什麼，我總是這樣。身體湧動燥熱，你是我要尋找的東西，不是生命，不是答案。

你飛走了，啪嗒兩下，展翅，飛走了。不帶走我，不帶走被我看着的你，不帶走被你望着的風景，不帶走我的遙遠。你是偶然，偶然出現，偶然着的，悄悄地來，填滿期待，細細觀望，我的遙遠，回應等待，卻

又匆匆地走，離我遠去。你剛剛出現，剛剛飛走，留下若有所失的一個陌生人。你到底是什麼？難怪我如此熟悉你，你就是這個地方，你就是這裏。難道不是嗎？

我坐在長椅上，熟悉並回憶，還有這個我得重新熟悉的你。你到底在望着什麼？我又望着你，充滿疑問。

你沒有看我，只是望着一處，不是我望着的地方。我熟悉這裏，卻不知道，你望着這裏的哪處。

我想知道答案，至今仍是。難道說，這裏的一切，我就都不熟悉。

一種奇妙的，難以言喻的緒絲，隨風吹過。這麼多年了，還在這裏。我還是回到這裏，似乎沒有離開過。我帶着目的性的腦袋去想，我沒有前進，或許，我也沒有後退。我望着對岸的燈，橘色跟白的顏色，映射出來的粼波。這正是昨天的我看過的，你的模樣嗎？我只是昨天的我。

水還是這麼地流，風，還是這樣地吹，鬢髮，還是這麼地拂過我的臉。我猛地一抬頭站立起來。好熟悉呀！是五年來，六年間，匯聚的思緒、感想，我多麼想離開這裏。

他們說：離開即進步，可我又回到了這裏。我該懷着怎麼樣的心情，去面對曾經的那些我呢？

晚間還是沒有人，他們都回家了。那時候，這時候，我多麼想，走過來那麼一個

人，拍拍我。兩人簡單地聊聊天，說着誰的故事，聽着誰的經歷。

沒有，還是沒有，依舊的沒有，沒有這麼的一個人。我又望着你，流動着的東西。

人似乎都是在原地踏步，還是說只有我呢？

此岸偷偷地，盛載了我的什麼，彼岸又默默地，裝載了我的多少。

我熟悉海，好熟悉海。聽海聲，望海浪。我和海的距離，是觸手可及的，我以為。十年前，腳踏海沙，手迎海風，自然不過如此。一浪沖一浪，一風颳一風，至今仍是。

今晚的天空很乾淨，是海面的鏡，我就是白雲，點綴你。我時常看見你，但是你的名字，一直是我私自取的。你仍是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六號的樣子，躲藏在錦富閣的角落邊。我感嘆道：天上面的一切，好像不會變似的，甚至不會動，所以不會離開，原來你都是在原地踏步。於是，我私自的，將我的最多，乃至所有，交託給你。你來記載，我熟悉的這裏，這就是一切。

此情此景，我又想到了，那麼的一個我，坐着，望着，然後躺着……

此刻，這麼的一個我，不變地坐着，望着……

生命啊！我帶着目的地性問你，你卻沒有給我任何答案。